

试论《离骚》的意境美

李 小 加

屈原的《离骚》是我国第一首自传体抒情长诗。它是诗人爱国情怀和不幸遭遇的写照，是饱蘸血和泪的一曲壮烈的悲歌。诗中展现出雄奇瑰丽的缤纷世界，奔涌着深厚浓烈的思想情感，其景动人心魄，其情感人肺腑，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和极高的审美价值。近年来，有的专家学者提出了楚骚美学系统之说，如果这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离骚》诗篇就是其中一颗熠熠发光、璀璨无比的明珠。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从美学理论的角度，分析、鉴赏《离骚》的论著，谈到了诸如《离骚》的崇高美、悲剧美、形象美等方面的灼见。本文则试图从意境美的角度对《离骚》进行一些探索。

所谓“意境”，是指作者的主观(情与理)与客观(生活、景物)相熔铸的产物。是情与景、意与境的统一。或者说，是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和表现的思想感情相渗透和融合中形成的一种境界。

有意境的文学作品能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并唤起丰富的想象。《离骚》正是具有高度意境美的抒情诗。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离骚》的意境美：一、只有屈原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身世，才赋予《离骚》意境以审美的意义；二、《离骚》中主人公形象产生的意境美；三、《离骚》意境中饱含诗人的情感美；四、《离骚》中一系列情景交融的艺术构思形成的意境美。

(一)

在《离骚》意境美的形成中，“境”是基础。所谓“境”，不仅是指直接唤起诗人情感的某种具体的景色，更重要的是指与诗中景物相联系的诗人的生活。明代祝允明就精辟地分析过，“身与事接而境生、境与身接而情生。”^①所谓“事”是指生活、事件。在探索《离骚》的意境美时，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诗人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生活，这会有助于把握《离骚》的意境美。

屈原生活在楚怀王到顷襄王的时期，正是社会急剧变革的战国时代。当时的楚国面临着或是合纵抗秦，由楚国统一中国，或是苟合投降，由秦国称霸天下的局面。屈原胸怀统一中国的夙愿，积极奔走于齐楚之间，争取联齐抗秦。他不仅集政治、思想、外交诸才华于一身，并且“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但是，以楚王为首的统治集团“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②，对内搜刮无厌，对外贪图小利；信秦而绝齐，军事上屡被秦败，日益走下坡路。屈原官至左徒，仍不免“谗人间之”、“信而被疑”、“忠而被谤”，一生中竟遭两次流放。

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在顷襄王三年。这时，屈原已年近五十。忠贞为国的屈原开始了他悲苍的流放生涯。

诗人离开自己的国都，生离就等于死别。一切美好的愿望都幻灭了。他看到广大人民艰

难的生活，楚国危在旦夕的命运，而自己又被谗放逐，壮志难酬。诗人把这种对社会的不合理而产生的强烈怨愤，全部倾注到《离骚》之中。诚如太史公云：“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离骚”的意思就是遭遇到忧愁（离，犹遭也；骚，犹忧也）。全诗三千四百多字中凝聚着诗人的血和泪、悲和怨，形成了以情为主，即以诗人的主观感受、情感、愿望、理想作为构成意境的主体成分。而在前半部分中（从第一段到记女嬃的话为止）尤其突出。诗人痛快淋漓地直抒胸臆，把与国家、社会维系在一起的忧乐倾泻而出，为后半部分（自陈辞重华以后到结束）一幅幅生动的造境所要表达的情思，作了充分的铺垫，从而形成了《离骚》情景交融的艺术整体。

（二）

在《离骚》“意境”美的形成中，诗人“把内在的诉之于理智的善的内容化为外在的诉之于感官的美的形象”^③，集中了现实美、自然美、生活美的精华，抓住了生活中能唤起健康、积极的心灵美的特征，用形象来表情达意，凝为“心画”。

《离骚》中的主人公形象可以说是诗人形、神的艺术化。《离骚》开篇就讲，他是“帝高阳之苗裔”，生在寅年正月，父亲看他他初生时的情况，给予他美好的名字，叫“正则”和“灵均”。他不仅有内在的美质，而且炼就了卓越的才能。“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诗人是多么不同于凡俗啊！

诗人以芳香香草来写其品格。诗人的衣着是“扈江离与薛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诗人的食物是“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等等。这种清丽、典雅的风格，给人的感觉是柔美、和婉、清爽的。诗人以此表现自己高尚的情操和纯洁、善良、美好的心灵，正所谓“其志洁，故其称物芬”^④。

诗人在自我形象的描绘中，以小物言大志，如“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高冠表示华贵，佩饰表示尊崇，奇服以状高傲，长剑以显勇武。其形象光彩照人，它揭示了诗人雄心勃勃、富于进取的豪迈气质，透露出诗人高昂的报国热忱。

诗人又以猛禽自喻，“鸷鸟不群兮，唯前世之固也”，曲折地表现出诗人与现实的尖锐矛盾和冲突。从鸷鸟的形象中，我们看到一个决不随流合污、决不向黑暗现实屈服的英雄形象，看到诗人胸怀壮志、坚强不屈的精神品格。

诗人托物言志，把自己的爱与憎、希望与理想熔铸于形象之中，无论是披芳草、饮坠露、食落英、佩长剑、赞鸷鸟，都涂上了健康向上的感情色彩。在这些精致的诗句中，含有意味深长的美，表达出诗人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感。正如《史记·屈原列传》中所云“濯淖于淤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以外，不获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三）

在《离骚》意境美的形成中，“意”是主导。所谓“意”就是指情与理的统一。诗中，饱含着诗人炽热、真挚的情感。清代王国维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然而，并不是随便一种情感的抒发都可以构成意境而给人以美感，它要以真、善为前提，以理为基础。

《离骚》中，诗人“把个人的身世、国家的命运，变成哀怨与愤怒，火浆似的喷向听众，炙灼着、燃烧着千百万人的心。”（闻一多先生语）诗人从现实生活出发，从内心感受出发，抒发

了对祖国、人民深沉的爱，对楚怀王无限的怨，对奸臣党人刻骨的恨，以及对其美政理想矢志不渝的求。这些，汇成了感情的巨流，表现了《离骚》意境中意的情感美和理想美，即意的真、善、美。

在《离骚》情与理的统一中，强烈的爱国之心成为“主旋律”。“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诗人毫不顾及个人的遭遇和处境，念念不忘楚国的命运和前途。

诗人为祖国呕心沥血，奔走呼号，鞠躬尽瘁。“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至之踵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诗人愿做一位振兴楚国的先驱，把一腔爱国的热血化作为楚国的强盛而斗争的巨大勇气和力量。

楚国的山川人民和楚国的历史，孕育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深情。爱国主义精神乃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它源远流传，“帝高阳之苗裔兮”等诗句可以说是表现了一种对楚国由衷的热爱而产生的自豪感。

诗人希望自己的祖国强大，提出了他的美政理想。“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他把振兴楚国的理想寄托在楚王身上，殷切地希望楚王摒弃桀纣之道，而效法贤明的尧舜，成为“圣哲茂行”的“哲王”，来治理楚国这片“下土”。但是楚王昏庸不堪，“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齎怒”。诗人的悲哀，更增强了诗人爱国、忧国的强烈情感，激发起人们的共鸣和同情。爱国的人，应该也是爱民的人。《离骚》的情感美中，抒发了一种对人民的无限爱悯。诗人在长期的流放生活中看到民生凋敝，人民艰辛，本来就是爱国爱民之士的屈原，从内心深处发出了沉痛的哀叹：“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呼吁要关心人民，体察百姓的要求和愿望，“瞻前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并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人民的诗人为民叹息，为民流泪，为民哀怨，人民也会为此而感动。千百年来流传至今的过端午、赛龙舟、包粽子，不正是人民对诗人的纪念吗？《离骚》与民同忧、与民同愁的感染力，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

诗人身为三闾大夫，曾对三姓贵族子弟及官员寄以很大的希望，“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但他的努力却为楚国黑暗的现实所不容。在泱泱大国的楚国，“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在幅员辽阔的楚国，竟见不到象傅说、吕望、甯戚式的人才，更没有象武丁、文王、齐桓公那样举贤授能的贤明君王，这难道不是楚国的悲剧吗？诗人发出了“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的哀鸣。这些诗句，表现了诗人对祖国前途的无望而忧心如焚的焦灼心境。

诗人为了拯救祖国的命运，毫不顾忌奸佞党人的仇恨，始终坚持自己的美政理想。“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以余心之可惩”，“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诗人宁折不弯、宁死不屈的个性同党人的“众皆竞进贪婪”、“凭不厌乎求索”、“固时俗之工巧”等丑恶本质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展现了诗人爱国、爱民的赤诚、坦荡的胸怀。

《离骚》的情感既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具有某种普遍性的特征，既抒一己之情，又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抒发众人之情。其感情表现得越诚挚、深沉，其感染力也就越大。诗人用其情感的火焰点燃读者的心灵，给人一种“情真”、“理真”的真实感，从而唤起了读者的共鸣。《离骚》之所以达到这样的审美效果，正是由于创造了意境中的理想美、心灵美和情感美。

(四)

《离骚》意境美的形成中，以虚实结合的方法进行了一系列情景交融的艺术构思。诗中借

景物、事件、场景来象征、暗示，从而产生了虚幻境界，即诗人的情思，诗人的心灵深处的情状。诗人的一腔悲愤和哀怨在黑暗现实中不得其平，便转向上天寻觅理想中的“美女”，以一吐胸中的情怀。

诸如陈词重华、往观四荒、上扣天阊、访求下女、占卜灵氛、巫咸降神、临睨故乡等等，一幅幅神奇绚丽的场景，磅礴飞动的气势，众多的神话故事、历史传说，体现出“境”的空间美、传神美和动态美。使人驰骋想象，产生一种体味不尽、出神入化之感。

诗人以五虬作马，以鸾凤为车，乘风而上，饮马于咸池，歇息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在同行中既有风神护送，又有月神引路，雷师相随。只见云霓相接、云蒸气动，光彩夺目。在这幅飞天图中反映出诗人振奋、昂扬、向往美好理想的心情。然而，当诗人从清晨到傍晚，终于在日暮黄昏时风尘仆仆来到天宫，却是“吾令帝阊开关时，倚闾闾而望予”。诗人受到冷眼相对，不被理睬，满腔的热情和希望一下被打回到冷酷无情的黑暗深渊。诗人感叹道：“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前而嫉妒”，“忽反顾以流涕兮，意高丘之无女”。诗人十分失望，转而改求下女。诗中展现了一幅神奇动人的求女图景。

诗人经过两番挫折之后又到灵氛和巫咸处问卜，最后选择了“西海之极”作为远行的目标。战国时候，人们以为那是世界的边缘，是个极乐世界，而要到达那里又要经过长途跋涉。于是，诗中又创造了一幅求女进发西海的远征图。

诗人振奋精神，乘车飞奔，行流沙，遵赤水，经不周；只见飞龙婉婉，云旗飘飘，千车并驰，云霞飞扬，车铃啾啾；凤凰为之承旗，蛟龙为之驾桥，西皇为之渡河；远征的队伍中还吹奏着《九歌》，跳着《韶》舞。好一派壮观堂皇、斑斓绚丽的动人场景，诗人不禁“神高驰之邈邈”，读者也不觉随之“意之所游”。

但正值此时，“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东升的太阳光芒四射，蒸腾的幻境立时消散，诗人透过飞散的云雾，看到了自己的故土。只见远征的队伍中立刻发生了变化，“仆夫悲余马怀兮，倦局而不行”。这一场景寓意深长，可以说是《离骚》意境美的点睛之处。诗人思乡爱国之情通过怀乡图强烈地放射出来，从中表现出一个深刻的主题：由于诗人热爱自己的祖国，眷恋自己的家乡，故国难忘，热土难离，远逝而不容自疏。其场景让人一接触就受到强烈的感染。

这幅图景中肃立的队伍、火红的太阳衬托出诗人热烈地追求和坚定不移的信念。他在绝命词中说：“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以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诗人要以死来明其志，决定“从彭咸之所居”而去，恰恰正是在太阳初升、曙光照亮天际之时，这是颇富有象征意义的。诗人为了追求理想，为了楚国新生活的日出，他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这里反衬出诗人精神的不朽，使后人对诗人执着的爱国热情和宁死不屈的精神，萌发出由衷的赞美和景仰。意境美的感染力量在此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在《离骚》一系列艺术构思之中，有广阔的天宇和壮丽的山川、河流，以及气象万千的远征大军，从而体现出一种气势；而在这生动丰富的艺术空间中，又有历史上的圣贤俊杰和神灵美女，以及虬龙凤鸾、俊马仆从等等，成为有生命和活力的现实之一隅。在这一幅幅生动的艺术境界中，无处不使我们感到活跃的生命力的存在，仿佛自己也置身于这无时无刻不在变动、幻化的世界之中，感受到诗人的洁身自好、横而不流的高尚品格，这正是《离骚》意境美的生动体现。

注释：

① 《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第99页

② 《战国策·中山策》

③ 《中国美学史》第1卷，384页

④ 《史记·屈原列传》